读史札记

太平军破南京仪凤门之战若干史实考证

邓　攀

咸丰三年（1853）二月初十日，“黎明，炮石如雨，忽大声起于西北，屋瓦皆鸣”[①]，南京仪凤门城墙被地雷炸塌。太平军自正月初放弃武昌，沿江东下，二十七日进抵江宁省城郊外，仅用十余日就攻破了这座高坚甲于海内的雄伟名城，并改名天京，建为太平天国都城。太平军入主南京是中国近代史上影响深远的重要事件。

太平天国方面对攻占南京之役仅有寥寥数语的资料，如《石达开自述》之“从北门挖地道，用地雷轰陷城垣”，《李秀成自述》之“破仪凤门，开道破城而进”，《洪仁玕自述》之“天兵到南京，由仪凤门攻入”[②]。这些资料表明，太平军首领认可仪凤门失守是南京陷落的关键。仪凤门北倚狮子山，形势险要，易守难攻。500 年前的朱元璋就是在此击败千里东征的陈友谅，奠定称霸之基。500 年后的清军却没能在此复制朱元璋的成功，还让太平军创造了武力攻破明初所建南京城的先例（其间仅有的两次易手都算和平交接，明初朱棣是靠内应献城，清初多铎则是百官迎降）。

遗憾的是，这一重要战事却仍有许多未明之处。例如，因没有详细文字记载，也没有发现修城碑刻，太平军爆破入城处到底是仪凤门的哪段城墙，就是一桩悬案。由于仪凤门之南，民国所开挹江门南侧的小桃园段城墙上，镶嵌有光绪十一年（1885）的修城纪事碑，因此一度被专家判定为太平军最终破城处[③]。后经南京城垣史专家杨国庆实地考证，根据静海寺到城墙的距离、山体地基、城砖灰浆等，排除了小桃园说，而推测破城处在仪凤门北侧、静海寺后院所对狮子山城墙[④]。有关仪凤门之战的史料大多比较简略，而且多有语焉不详或矛盾之处。《太平天国战争全史》叙述南京之役颇为详尽[⑤]，所参考资料也极为丰富，但限于史著体例，主要是综合史料文本，直叙过程，较少取舍说明和深入辨析，一些疑难细节也被略过，包括对仪凤门破城点并未揭明。本文根据现存史料对破城地点及其他若干相关史实试作初步梳理和考证。

迄今叙述仪凤门之战最详的史料大概应为张汝南所著《金陵省难纪略》：“（二月）初三日，贼船蔽江而来，分泊上河下关，泊下关贼大队直下至静海寺，距仪凤门不半里。将军急添兵守御，安八千斤大炮于城右之狮子山，不时轰击。……初五日……探得贼在仪凤门挖地道。……初八、九两日，贼攻城甚急，南门、仪凤两处贼众尤盛。……是晚，命副将某周视各城……由水西、汉西巡至仪凤，天已明……游击某酣睡帐中，副将呼之起，与观贼势，谓‘须去静海寺，使贼无处藏身。’因移狮山炮对寺殿，亲自装药点火，一发中次梁，便塌卸，嘱照所对时时轰击，期于必毁。比晓，贼之地道与炮并发，上下一震，狮山正面城

[收稿日期] 2011－10－15
[作者简介] 邓攀（1971—），男，中共南京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征集研究处副处长；南京 210008

垣，颓卸砖石数层，宽约两丈许，官绅兵勇皆骇散。贼数百人践蹈登城，分一股向鼓楼，一股循金川至神策……不数刻，两股贼众仍由塌卸处出城。满兵少，不敢深追，抵城而止。于是溃兵复集，领勇者渐招集逃勇。筹防局发麻袋，装土填卸处，神策、金川两门亦仍招集守护。自辰至午布置照常，金瓯缺而复全。”⑥张汝南为亲历围城的金陵难民，所记细节都是城中见闻，并综合了多方说法，材料相对可靠。据此，太平军进抵静海寺，挖地道炸塌城垣，数百太平军冲入城内后又退出，清军复堵缺口，其余史料的记载除了个别细节，均大体印证了这一过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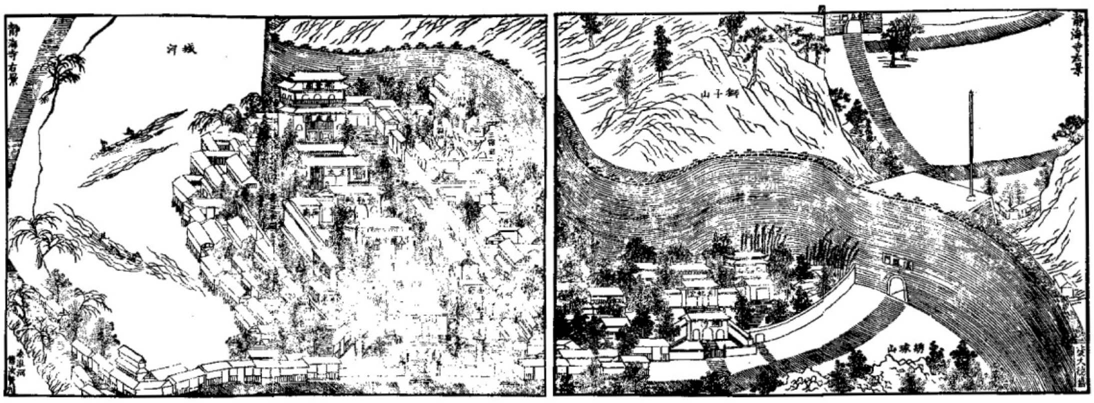
先看太平军为何选择仪凤门为突破口。从战事进程看，太平军主攻方向是仪凤门（林凤祥）、南门（李开芳），次之为水西门（黄益芸）、朝阳门（朱锡琨），而金川门等处也有太平军。这一攻城态势与太平军自上游水陆并进的行军方式有关，也与南京城池格局和太平军装备有关。特别是仪凤门及其凭险的狮子山为偌大南京城最临近长江之处，控扼江关，因此也是水路进攻南京的首要目标之一。第一次鸦片战争，英军就是在仪凤门外的静海寺与清军官员订立城下之盟。太平军大批船只进泊下关江面，而拥有成片大型建筑的静海寺则成了太平军与江上水营声气相连的天然陆地据点。没有清除沿城房屋是清军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而清方原本是有这一计划的，但“将军令尽撤去，居人不愿，给价乃遵”⑦，或曰“城外士民大哗，生员李丰年入谒祁宿藻方伯，愿无毁房而无受其咎，方伯惑之而止”⑧，以致计划推行阻力重重，最后在太平军的神速进军下实际被放弃。静海寺一带近城建筑为太平军提供了绝佳的攻城据点。而城北与神策门、金川门相对的幕府山距城较远，对城内威胁有限，当年郑成功以此为大营，却无功而返已是明证。城东朝阳门和太平门外的钟山原本也是南京城防的要害之地，如当年英军就曾威胁在钟山架炮轰城，但装备低劣的太平军缺乏有足够威胁的火炮，因此也不可能以钟山为攻城据点。而南门外雨花台及报恩寺塔同样可以俯瞰城内，特别是山上仓圣庙内满是清军匆忙丢弃的枪炮和火药，因此南门成了太平军另一处主攻方向。

不过，当时清军装备的制式火炮对南京这样的高坚城墙仍算不上是有效的破城武器，更不用说太平军拥有的杂式武器，而向荣围攻天京时曾量身铸造的一门攻城巨炮仅放数炮便开裂报废，即使是太平天国晚期西洋传入的新式大炮也不能轻易撕开南京城的防御。但是，令攻者望之夺气的南京城墙不幸遇上一种新的可怕战术——地道爆破。太平军利用湘桂矿工创立的土营，创造性的将矿山坑道技术和火药技术结合起来，成功破解了世界军事史上一直到近代都长期困扰进攻方的攻城难题。当然，清军同样积累了反地道破城的一些有效手段。《金陵省难纪略》就记述了守方的办法是设置“地听”，即令盲人坐在埋于城墙内侧地下的缸中静听，辨明所挖具体方向，提早破坏。破坏方法可以是掘濠、灌水、火攻等，这些措施曾在数月前的长沙之战中令清军屡次得手。但太平军很快总结经验，改选包山墙为爆破点，利用城墙两侧内高外低的大落差，加上城墙厚度形成的屏蔽效应，令“地听”失效。南京的包山墙主要位于三处，一是城东富贵山段，二是城西北的狮子山及迤南的八字山、丁山一线，三是城西的鬼脸城、清凉山一带。林凤祥抵达下关前夕，李开芳曾派小队人马绕城巡行，侦察虚实，而寻觅爆破点当属其重要使命。太平军最终选择的是狮子山段城墙，而曾国荃湘军同样用地道轰破天京时则选择了富贵山段的龙脖子。包山墙对防守方的不利，张汝南有很明确的总结，“仪凤门依山造城……以高听下”，“地听似乎无益”⑨。

张汝南提及的静海寺、仪凤门以及“狮山正面城垣”构成了寻找太平军破城点的几个关键词。狮子山城墙是山北、山西、山南都有环绕，对应依次可称狮山背面城垣、侧面城垣、正面城垣，其中正面城垣先是自西向东，很快随山形折而向南，成向内弯曲的倒 L 形。静海寺在狮子山西南，距正面城垣很近。而作者若是以面对太平军方向，以两军交战的方位进行叙述，则狮子山西面城垣也可称作正面城垣，离静海寺同样不远。因此，据张汝南的资料，狮子山西、南两面城垣是太平军破城处的首要寻找目标。另一个直接参与战事的亲历者

张继庚的叙述也有间接印证，他在当时的书信中提到“初八日探闻贼挖仪凤门地道，上邑刘令（即上元知县刘同缨，引者注）同庚亲往察看地势。……（十日）五更即闻仪凤门城陷。阴阳营去仪凤路较近，即时招附近园户，及保卫乡团三百余人去救……及至仪凤门，始知庚所代年伯（即江宁布政使祁宿藻，引者注）招募乡勇，已战死殆尽……而城幸获全。”[10]张继庚到过现场，了解地道的大致位置，还提出过反制措施，城陷后又直奔仪凤门，则知破城处离仪凤门极近。

而地道挖掘地点，也可帮助判断太平军爆破之处。静海寺是目前各类史料相对集中提及的地点，如马寿龄《金陵癸甲新乐府·掘地道》载“亲见净（静）海寺，地道将掘成”[11]，佚名《金陵被难记》载“仪凤门外十余步静海寺内，贼暗掘地道”[12]，汪士铎《乙丙日记》载“遂于仪凤门外静海寺穴城”[13]，《同治上江两县志》载“静海寺地雷发”[14]。但也有史料提及了与静海寺一墙之隔的天后宫（即天妃宫），如陈作霖《国朝金陵通纪》称“仪凤门外静海寺与天后宫毗连，院宇宏敞，贼潜于其中穴城”[15]。而佚名《粤逆纪略》径言“仪凤门外有天后宫，掘煤贼即于此潜掘地道”[16]。而时年19岁的金陵人王永年记述更详细，他在《紫苹馆诗抄·困金陵（咸丰癸丑二月 日旧作）》注中称 “仪凤门之静海寺、天后宫后墙皆倚城脚。二月初五日，探知贼在天后宫开挖地道，又见静海寺左山门外筑营墙过街，殆防城内出剿者。”[17]静海寺、天后宫一西一东，一大一小，其中天后宫恰好位于狮子山南面城墙内弯之处，距仪凤门更近。寺、宫都是郑和下西洋的产物，故同处下关滨江地带，比邻而居。但明代静海寺是与栖霞寺、鸡鸣寺同等规格的佛教大刹，比主要是水手、船家信奉的道教天后宫，规模和名气更大，信众也更多，很容易成为寺、宫合一的代称，如上引《金陵被难记》“仪凤门外十余步静海寺内”的记载，从“十余步”的实际距离看更应指的是天后宫。如此看来，天后宫更可能是地道的挖掘点，而静海寺或许是土营首领的大本营。



民国影印明刊本《金陵梵刹志》中的静海寺图

从安全性看，天后宫可能更优于静海寺。《金陵省难纪略》中说静海寺距仪凤门不到半里，仍在狮子山大炮的攻击范围内，虽然昏馈麻木的清军到最后关头才猛烈炮击静海寺建筑（清军可能受到此前拆房不成的影响，对炮轰寺院建筑更是有所顾忌）。而距狮子山脚更近的天后宫则几乎处在大炮攻击的死角，更利于太平军地道作业。而为防止距城过近，便于清军突击，太平军又在静海寺左山门外修建了过街营墙，为土营开掘地道提供防御。为防备城上的清军小炮，则“筑起土墙，遮拦炮子”[18]。

同样，对比曾经盛传的小桃园破城点，太平军选择爆破仪凤门北侧狮子山城墙除了“有破庙遮蔽，贼得掘挖”[19]，登城点位于大炮射击死角也是重要因素，而小桃园附近城墙却要遭遇严重的大炮威胁。从挖掘速度看，仪凤门地道挖掘时间很短。《金陵癸甲新乐府》称二月初四日有人亲见静海寺地道将掘成 《金

陵省难纪略》称二月初五日保卫总局传知分局，探得太平军在仪凤门挖地道；最晚的是张继庚所记，探知时间在二月八日[20]。由于太平军二月三日始至下关，其后进驻静海寺，到破城，前后也就六七天时间。要将地道由静海寺或天后宫挖向约两里外的小桃园，按照武昌地道的挖掘进度需要半个月之久。而且，地道走向近乎与城墙平行，既费工也令人费解。此外，狮子山炮台和控制入城大道的仪凤门相邻，登上狮子山城墙，一可以立即解除炮台威胁，二可以迅速沿着仪凤门大道入城，这也是太平军选择此处破城的重要因素。由此可知，仪凤门地道走向必然是与天后宫相邻的城墙，长度大约不超过半里。

由于天后宫直抵城墙脚，清军无法出城掘濠破坏地道，同时较小的工程量大大缩短了挖掘时间，使得清军稍事犹豫便丧失作出有效反应的时机。初六、初七连续两日的大雨使原本效果不佳的地听“便为虚设”[21]。初八日，曾参与长沙之战、拥有反地道破城经验的张继庚陪同上元县令刘同缨赴现场商议对策，提出城内挖濠，濠外堆柴，以备用火封锁进路，在城上预计为破城处的两头筑墙，“墙中开孔，可以架炮置枪，城下两旁用牛皮档悬挂，内藏精兵”[22]，对破城处形成口袋阵。此提议被总督陆建瀛拒绝，次日再请又拒。陆的理由已不可知，或许认为这些措施不够合理未必奏效，或许认为破城之处难以确定，或许已陷入坐以待毙的消极心态，总之“亦未闻另有良策”[23]，其实也来不及应对了，十日晨仪凤门城墙即告轰破。

其具体时间各方记载基本一致，如张继庚、孙亦恬记为“五更”，陈继聪记“五鼓”，陈作霖、王永年、李滨记“黎明”，张汝南记“比晓”，马寿龄记“天明犹未明”，胡恩燮记“天未黎明’，《粤逆纪略》记“天未明”，即凌晨 4 时左右。

地道轰城的效果极佳，当时雾中一声巨响[24]，守城“官绅兵勇皆骇散”，太平军“乘雾登城”。不过他们似乎仍遭遇部分清兵的顽强抵抗。事迹最详的是率八旗精锐 250 人驻防狮子山的佐领炳元，他携二子海潮（一作海朝）、海寿集众以枪炮抵御，“枪炮热，短兵接，戕其前敌悍酋数百人，踰城贼败窜。径抵缺口，身当其冲，凡悍贼冒烟直上者，元以长矛刺之，应手仆，相持逾一时，贼竟不得上。天明，有贼暗中专伺元施火枪，遂殁于阵，众奔溃，贼长驱入城”[25]。佚名《金陵被难记》亦有八旗兵阻击的记载，“（太平军）用地雷炮轰塌城墙丈余，遂纷纷上城，我兵旋开数炮，不战而退，旗兵战未数合，亦退奔城内”[26]。史籍记载了多位阵亡于仪凤门的中高级清将，可知仪凤门战斗并非轻松。据《续纂江宁府志》《同治上江两县志》《忠义纪闻录》等零星所载，在仪凤门战死的八旗首领至少有协领（次于副都统，三品）两名（伊伯讷、和谦布）、佐领（四品）两名（镶红旗佐领炳元、正白旗佐领祥瑞），但只有炳元之死留下了详细记录；曾在仪凤门作战的绿营阵亡首领有江南提督福珠洪阿、徐州镇总兵程三光[27]、江宁城守营副将沈鼐等。其中，《清史稿》称福珠洪阿“所部兵仅数百人，地雷发，迎击于城缺，斩悍贼，而诸门先后破，贼四面至，往来巷战，死之”[28]。由于仪凤门失守两次，故上述清将也未必全是首次失守时战死，史料也颇相舛误。如，《续纂江宁府志》称沈鼐在仪凤门城垣轰塌后，“血战死之……尸植立不仆”[29]，似为首次失守时战死。但《粤逆纪略》则称“午后贼复以云梯登（仪凤门）城，兵勇俱溃”，沈鼐“手刃数贼，遂遇害”[30]，则为二次失守时战死。《张继庚遗稿》载，刘同缨两次以张继庚的建议，请求总督派副都统霍隆武或提督福珠洪阿镇守仪凤门防线，调汉西门守将沈鼐守仪凤门，均被拒绝[31]。则知沈鼐当在仪凤门首次失守后才前往赴援，其阵亡也当在二次失守时。福珠洪阿也是同样。

突破仪凤门城后，冲入城内腹地的太平军人数虽少，却对整个战事起了意想不到的决定性作用。《太平天国战争全史》认为，这是太平军有意为之的扰敌战术。但据史料记载，似乎也有诸多意外成份。仪凤门作为地道轰城的选择点，是太平军寄于厚望的突破口，攻城日期也已被太平军事先宣传，“初九日，传说贼于明日破城，官民惶惑”[32]。如果有大队太平军进入，必然对扰乱城内敌军防御体系效果更

好，更能为城南、城西准备登城的太平军创造机会，而人数过少则未必能牵动敌人，甚至自保也有困难。仪凤门八旗兵的拼死阻击及造成的伤亡，可能是只有小队太平军冲入的一个原因。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或许是城墙坍塌口过小所致。佚名《金陵被难记》称“轰塌城墙丈余”[33]，孙亦恬《金陵被难记》称“轰陷城墙约二丈余”[34]，《金陵省难纪略》称“狮山正面城垣，颓卸砖石数层，宽约两丈许”[35]，《粤逆纪略》称“城塌数丈，然不致洞通也，城上复开红衣大炮一具，城又震塌数丈”[36]，李滨《中兴别记》称“地雷崩江宁仪凤门城垣数丈”[37]，而《紫苹馆诗抄》称“城崩十数丈”[38]，《清史稿》亦采“倾十余丈”的说法[39]，《忠义纪闻录》则记“陷城数十丈”[40]。以炳元能“身当其冲”使太平军“竟不得上”的情景，以及清军当日辰时至午时的短时间内就能以土囊塞堵城缺来判断，城墙缺口应该不致太大，一两丈至数丈最有可能。此外，也有史料记载，太平军在登城时除了清军阻击，还被地雷误伤，如杜文澜《平定粤寇纪略》载“仪凤门地雷举发，贼骤登，第二雷又发，贼自毙千余”[41]，但此说似不属实，几丈的小缺口怎么可能拥上千余太平军呢？那么缺口小是炸药准备不足吗？太平军应该不会有此低级错误，当时破城的爆炸声响彻数里，《金陵省难纪略》称“初十黎明，闻巨炮一声，房屋动摇，有如地震”[42]，又胡恩燮《患难一家言》记“天未黎明，余正假寐，忽闻声如天崩地裂者然，屋瓦震动”[43]，本文开篇所引则出自陈作霖《可园备忘录》。胡、陈二人皆居城南，尚能有如此震撼的感受，可见爆炸的威力。那如何解释缺口宽度，最大的可能是此处城墙建造牢固，加之城墙所包山石坚硬。

无论如何，窄小的缺口限制了能够登城的人数，不利于大部队的快速跟进，加之城内情况不明，太平军大队出于慎重，暂未采取行动。仪凤门太平军主将林凤祥一个月前在爆破武昌文昌门城墙后，也是“不敢骤入”，直到城内天地会前来接应才冲入城内[44]。已入城太平军的具体人数，史料略有出入，《金陵纪事》记为二百余人，《乙丙日记》记二三百人，孙亦恬《金陵被难记》称四百余人，《金陵省难纪略》、《粤逆纪略》、《中兴别记》等记数百人，唯《患难一家言》记事发时“守城小民”转述保甲局的通知是千余人，保甲局为激励居民捕杀太平军，数字未必确实。总之，先锋队人数不多，却很勇敢，他们大概发现仪凤门被土囊堵塞，一时无法打开，便以独立作战的精神继续前进。《金陵省难纪略》称太平军分为两股，“一股向鼓楼，一股循金川至神策”。往鼓楼的一支走的是入城大道，未有激烈战斗，似为侧应和佯攻，最后停留在鼓楼高地。往循金川门、神策门的一支，则始终沿着城墙一路冲杀，在沿柳巷杀上鸡笼山后，除少数留守山头指挥，其余再分两支，一支仍循城墙杀向太平门，一支则往小营而去，目标是满城。他们攻杀守门兵勇，似是为努力造成北城和东城的紧张，以牵动西城、南城清军离阵增援。讵料太平门为八旗兵重点防守处，太平军分遣小队遭到顽强阻击，被迫后退，小营一支在鸡笼山太平军指挥下也随即后撤。最后入城太平军合队退往仪凤门缺口。这时已经召集起来的清军民团及园户、居民纷纷加入追击的八旗兵，随之拥往仪凤门，堵住了缺口[45]。虽然太平军因寡不敌众而败退，但仪凤门城的崩塌和他们随机应变的灵活作战，给清方造成了巨大震动。同时“获匪一人，赏银十两”[46]的做法使局势益加混乱，大批鼓动起来的乡勇以及城上清军纷纷“于仪凤、清凉、定淮、汉西等门一带山岭搜剿贼匪”[47]，或从阵亡太平军身上“割耳记进城报功”[48]、“争割贼首，持赴总局献功”[49]，于是守城兵力又变得空虚。清方“急调南门、水汉西门城头兵，至北城御贼”[50]。城破导致人心动摇，而纷乱的调遣则进一步松动了防线。

而总督陆建瀛意外之死更是加剧了混乱。张汝南称其是被上述冲往小营的太平军小队所杀，而张继庚在《致祁公子书》中称他是在小营被一批视之为“汉奸”的满兵尾随杀死。至于陆建瀛此时之所以出现在小营，张汝南说传闻是去满城找江宁将军祥厚，而张继庚探闻的内情是赴满城避难被将军拒绝[51]。陆建瀛因指挥乖张、无能，祥厚等其他清方官员早对其不满，因此这一说法并非空穴来风。又本地文人吴家桢当时留有《金陵纪事杂咏》，诗云:

“十二重门昼不开，惊人突起地中雷。校场战败青州卒，已见西城铁骑来。”[52]透露了破城时八旗兵与绿营在校场（即小营）火并之事，或可印证张继庚之说。最终，“城破督死”的传言使已经大大削弱的城南、城西防御彻底陷入官兵争相逃遁的全面解体之中[53]。陈作霖在《可园备忘录》以其亲身经历记录了这一混乱之情，“俄有奔告者曰：‘仪凤门地雷发，贼已登城矣。’方惊惧间，又有以贼皆杀退、城复修完报者，又有以旗兵拒守内城报者，又有以乡勇请功满路报者，言人人殊。至己刻，见有兵抛弃号褂，始急闭户入。”[54]城内先期潜入的太平军战士发现城南防守空虚，遂“放火为号”，太平军“即由火起处，用蜈蚣梯登城”[55]，并“绕至水汉两门（水西门、汉西门），招贼俱登”[56]，南京西南主城就此在混乱中失陷。太平军入城南的时间，据陈作霖所记不迟于己刻。而按照孙亦恬所记则更早些，他放弃筹防局的早餐返家，途至利涉桥，见“死伤枕藉，而石坝街一路大股贼匪鼓角来矣”[57]。早餐时间一般在辰时，据此可知，南门外的太平军入城时间可能不迟于辰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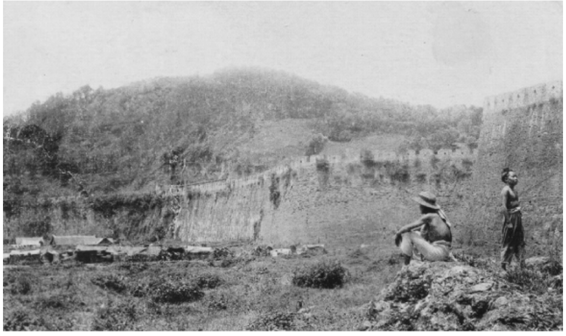
仪凤门外的太平军稍迟也再度强攻。依据《粤逆纪略》的记载“午后贼复以云梯登城”[58]，《中兴别记》也称仪凤门清军在缺口“塞以土囊，少顷，第二雷又发，遂不支”[59]。按张汝南所记仪凤门城缺至午时堵塞，则二次攻城当在十日午后。《金陵省难纪略》称仪凤门等北城诸门直至十一日因南城陷落才放弃，与诸书所记皆矛盾，当误。至此，太平军攻入南京外城的时间表也可大体建立：五更（4时）太平军爆破仪凤门城墙，经过战斗，数百太平军冲入城中，至辰时（7至9时）又被迫退出城外，辰时至午时清军堵塞缺口，而城南太平军约于辰时以云梯成功登城，城北太平军于午后再度攻破仪凤门，外城遂陷。

而二攻仪凤门的方式，一说是同城南、城西一样使用云梯，一说是再次用地雷开道。云梯说仅出自《粤逆纪略》，比较而言采纳地雷说的史料较多。《平定粤寇纪略》亦取两雷爆破说，但称间隔不长，这一说法似与其毙太平军千余之说同样不可信。由于初破仪凤门时有雷、炮并作或先雷后炮的记载，如《金陵省难纪略》称“贼之地道与炮并发，上下一震”，《金陵被难记》称“地雷炮轰塌城墙丈余……我兵旋开数炮，不战而退”，《粤逆纪略》也称是太平军先引爆地雷，随后清军又开炮致城塌[60]，这可能是《平定粤寇纪略》误传两雷说的根源。而得到《同治上江两县志》认可的《中兴别记》两雷说则比较可信。太平军为了提高成功率，很可能在静海寺或天后宫下挖掘了不只一条地道（太平军爆破武昌文昌门城墙时就挖了三条地道，同时引爆[61]），结果只成功引爆了一枚，二次攻城时再补爆一枚；也可能发现第一雷效果不彰，二次攻城时又在备用地道引爆了第二雷。无论哪种可能，两雷位置当相隔不远，一是限于挖掘距离，二是最佳爆破点有限，三是相近的爆破点可以倍增爆破效果。在清末民初日本人所制南京相册《金陵胜观》的《狮子山》照片中[62]，可见仪凤门北侧、狮子山南端、天后宫东侧的城墙有倒梯形大面积坍塌修补的痕迹，其长度大约上宽约25个垛口，其与静海寺、天后宫的距离，及其在狮子山、仪凤门间的位置，均相对符合当年太平军的破城点，与“狮山正面城垣”的记载也吻合，而修补痕迹的长度则符合两雷爆破的情况。上引《紫萃馆诗钞》、《忠义纪闻录》中提及的城缺十数丈和数十丈，实际上可能就是二次爆破后的情况。而且此段城墙没有清末修城记事碑，也可作为是太平军修补的旁证。这样宽的缺口基本可供太平军大队快速进入。

《金陵胜观·狮子山》（1910年版）

由于仪凤门初破后，大批清军自城南、城西赴援，因此二破仪凤门之战清方伤亡惨重，前文列举的清方将领可能多数都是在此时阵

亡，其中比较明确的提督福珠洪阿、副将沈鼐都属于从一、从二品的高阶军官，其战事之惨可见一斑。



清末明信片《南京城壁》反映的是同一段城墙，凹陷处即为仪凤门

仪凤门之战为南京破城的关键，故林凤祥所部主力虽然进城较晚，但罗尔纲《太平天国史》在林凤祥传中仍称其南京战役之功为“先登仪凤门”，而主攻南门的李开芳、水西门的黄益芸皆无类似叙功之语，足见表彰之意。由于现存史料均来源于战役中失败的一方，而缺乏战胜方太平天国的有关史料，故其战事细节载述分歧，难以全面客观地判断。本文根据仅存的史料试行还原部分真实的场景细节，其间缺漏处则不可避免地以基于逻辑的推测加以弥合，以期来者更深入地探讨和剖析。

---

①陈作霖 《可园备忘录》，《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二)，第367页。

②《诸王自述》，《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二)，第780页、第791页、第851页。

③王志高 《太平军激战南京城的见证》，《中国文物报》第4版，1993年5月30日。

④杨国庆、王志高 《南京城墙志》，凤凰出版社，2008年，第432页。

⑤崔之清 《太平天国战争全史》第一卷，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686—706页。

⑥张汝南 《金陵省难纪略》，《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四)，第690—692页。

⑦张汝南 《金陵省难纪略》，《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四)，第688页。

⑧汪士铎 《汪悔翁乙丙日记》卷一，《明斋丛刻》，民国二十五年(1936)铅印本。

⑨㉑张汝南 《金陵省难纪略》，《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四)，第691页。

⑩《张继庚遗稿》，《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四)，第759页。

⑪马寿龄 《金陵癸甲新乐府》，《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四)，第728页。

⑫佚名 《金陵被难记》，《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四)，第751页。

⑬汪士铎 《汪悔翁乙丙日记》卷一。

⑭《同治上江两县志》卷十九，《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四一号，(台湾)成文出版有限公司，1970年，第407页。

⑮陈作霖 《国朝金陵通纪》卷三，《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三七号，第544页。

⑯佚名 《粤逆纪略》，《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二)，第30页。

⑰王永年 《紫苹馆诗抄》，《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六)，第391页。

⑱张汝南 《金陵省难纪略》，《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四)，第691页。

⑲佚名 《金陵纪事》，《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二)，第45页。

⑳分别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四)，第728、第691、第759页。

㉒㉓㉛《张继庚遗稿》，《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四)，第759页。

㉔当日五更才结束巡更的孙亦恬在《金陵被难记》中称此时“大雾迷天”，另佚名《粤逆纪略》也称“大雾”。

㉕《同治上江两县志》卷十九，第407页。清光绪间陈继聪《忠义纪闻录》(台湾明文书局《清代传记丛刊》本)卷七所记略同。

㉖佚名 《金陵被难记》，《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四)，第751页。

㉗据嘉业堂钞本《清国史》第11册《程三光传》，程于咸丰二年十一月由江南督标中军副将升徐州镇总

兵，仍留江宁省城办理防堵太平军事务，城陷后战死于一枝园，《张继庚遗稿》所说仪守门守将陈协镇即指程三光，因其尚未赴任新职故仍称“协镇”，“陈”则为“程”之音误。

㉘《清史稿》卷三百九十八，第11807页。

㉙《续纂江宁府志》卷十四，《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一号，（台湾）成文出版有限公司，1970年，第310页。

㉚㊱㊿佚名 《粤逆纪略》，《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二），第30页。

㉜㉟㊷张汝南 《金陵省难纪略》，《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四），第692页。

㉝佚名 《金陵被难记》，《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四），第751页。

㉞㊼孙亦恬 《金陵被难记》，收入《时闻丛录》，《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四），第76页。

㊲李滨 《中兴别记》卷六，《太平天国资料汇编》（二），中华书局，1979年，第83页。

㊳王永年 《紫苹馆诗抄》，《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六），第391页。

㊴《清史稿》卷三百九十八，第11806页。

㊵陈继聪 《忠义纪闻录》卷七，《清代传记丛刊·名人类》（十八），台湾明文书局，第314页。

㊶杜文澜 《平定粤寇纪略》卷二，《太平天国资料汇编》（一），中华书局，1979年，第14页。此说亦为李圭《金陵兵事汇略》所采。

㊸胡恩燮 《患难一家言》，《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二），第330页。

㊹崔之清 《太平天国战争全史》第一卷，第621页。

㊺据张汝南《金陵省难纪略》，《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四），第692—693页。

㊻孙亦恬 《金陵被难记》，《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四），第76页。

㊼王永年 《紫苹馆诗抄》，《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六），第391页。

㊽杜文澜 《平定粤寇纪略》卷二，《太平天国资料汇编》（一），中华书局，1979年，第14页。

㊾㊿谢介鹤 《金陵癸甲纪事略》，《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四），第650页。

51分别见《金陵省难纪略》、《张继庚遗稿》，《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四），第693页、第759页。

52吴家桢 《金陵纪事杂咏》，《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四），第422页。

53 56张汝南 《金陵省难纪略》，《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四），第693页。

54陈作霖 《可园备忘录》，《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二），第367页。

55见《清文宗实录》卷八十五“咸丰三年二月壬辰”。

59李滨 《中兴别记》卷六，《太平天国资料汇编》（二），第83页。《同治上江两县志》卷十八亦取这一说法，且文字略同。

60分别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四），第692页、第751页，《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二），第30页。

61李汝昭 《镜山野史》，《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三），第5—6页。

62《金陵胜观》由日本杉江房造编辑，于1910年6月在日本大阪印刷，同月于上海虹口日本堂书店发行，共收录43幅南京风景照片。